

卷五十五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事皆從古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四

行義補第五十五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下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表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受寶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下皆知服禮行於五祀而正去則焉謂貴賤之禮

臣按先儒有言禮之始也。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其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私福。不麾。快也。蚤時為快。不

樂。葆也。猶葆。大為不可。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為時。為快。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廟栗宗廟角。搢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澔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

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干以已
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辟讀為辟

陳澔曰此泛言祭禮有此三者之例辟讀為辟如
周禮所謂辟災兵遠罪疾之類由辟者用此以消
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
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
已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火
報社稷是也

臣按礼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
周礼六祈又有祈福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
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為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
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
而作聖人為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
有所法而不敢妄求後世此礼不明時君不知
所守徃徃為邪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
之於祭祀而求之於齋醮不求之於典礼而求
之於鬼教卒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患於
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祈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

禮記曰。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立。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祈即方。其如折旋之義。喻方也。泰昭壇名。祭時祭四時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而言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

尊也。方有四而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臣按先儒謂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

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澧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所謂祀典即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

柴于泰壇。以至終篇即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粢盛秝于山川。禘于群神之義疏也。自古

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

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比日不外乎此而已

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

鄉之然後能饗焉

葉夢得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

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

祖也志之所向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

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祖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

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

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止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因盡祭之義

鄭玄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

禮者本於人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而後末從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休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中出非外至者也

臣禮為治以禮為本行禮以祭為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為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禮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既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衆善於已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福由乎已在已者既盡則在天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齊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

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齋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唯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而於音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為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為母祀於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及義母慈兄及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勤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豈其何福之有

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脩德而徼福祉於窈冥不知勤民脩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為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啓導之皆二

臣之罪人也

史噐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可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為治必專心民事而絕地天通恐小人請張為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亂也

衛遷于帝立衛成公魯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衛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

禮命乃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遠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神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

王知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

故達乎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留心於禱祈崇

祭之事不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豈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

謂齊宮

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人當用之器一有所闕皆不可祭

詩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謫也

朱熹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謫求媚也又

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或者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

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

人之於鬼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屬也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理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熹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哉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陳淳曰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道理

按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舖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邪此在

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頤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朱熹曰：孔子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祖禹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

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朱熹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程頤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

能遠可謂知矣
朱熹曰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或問熹曰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

臣按明則有禮樂禮樂乃人道之所宜固所當務也幽則有鬼神鬼神之理微妙難名以為有

耶則視無形而聽無聲以為無耶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假思不可廢思固不可不致其敬尤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朱熹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

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諱性實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饗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

臣按祭祀之道曰仁曰孝曰誠曰敬而已四者皆出於心治天下之本端有在於是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

為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眾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

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上封事於其君此其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蓋義理明則此心洞然無所疑惑故於所當祭者祭之而不疑於其所不當祭者絕之而不惑其間所謂致精學問一語真誠明義理之要也義理苟明則天地之性萬物之理昭晰於心目之間而神怪非類不能感而用之矣

以上總論祭祀之理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五



中央研究院
圖書室

